



穿越宋朝
感受繁华

每个时代都有言论禁忌,只不过随着社会进步,有的禁忌被突破了,同时有新的禁忌形成;有的禁忌借助强硬的立法进行维护,有的禁忌则由社会成员通过自发约定相互遵守。

西方社会在中世纪及之前,普遍存在“渎神”的禁忌,据说柏拉图就主张对犯了渎神罪的人加以监禁,必要时处以死刑。具有讽刺意味的是,他的老师苏格拉底被雅典的民主法庭以渎神罪处

17 宋朝的言论禁忌

死。如今,西方基本上没有渎神罪了,而种族歧视、性别歧视与宗教歧视变成新的言论禁忌。

中国社会由于很早就完成了西欧等到文艺复兴时才完成的人文发展,所以几乎一直都不设渎神罪。不过,在中国古代,儒学为治国之正统,侮辱、亵渎儒家圣贤也是彼时的社会禁忌,当然,你可以质疑、重新诠释圣贤的学说,但圣贤本身应当受到尊敬,渎圣侮贤,便是冒天下之大不韪。话说北宋时,川地出了一位叫龙昌期的民间学者,在正统士大夫的眼里,这个龙昌期就是一名“异端”分子,因为他的言论渎圣。

龙昌期的学问很好,他博览群书,精通诸子百家,自成一派,以“议论怪僻”著称,曾别注《易》《诗》《书》《论语》《孝经》《阴符经》《道德经》,蜀地很多名士都拜他为师,“知名士皆师事之,其徒甚众”。

龙昌期早年曾经“携所注(著作)游京师”,希望朝中有伯乐赏识他这匹千里马,但朝廷没有用他,他只好失望而归。后大臣韩琦在剑南当安抚使,得知龙昌期之才学,便力荐龙昌期到国子监当了一名助教。另一位大臣文彦博也很赏识他,又向朝廷推荐,于是他获授“校书郎,讲说府学”。此时,龙昌期已年过八旬,他把自己历年出版的著作

“百余卷”献给宋仁宗,以证明自己的学问确实很牛。

宋仁宗将龙昌期的著作发给翰林院,想听听大学士们的意见。皇帝其实非常欣赏龙昌期的学问,下诏“赐龙昌期五品服,绢百匹”,然而,翰林学士在通读龙昌期的著作之后,发现了一个“大问题”:龙昌期“著撰虽多,然所学杂驳,又好排斥先儒”,甚至“以周公为周之贼”。周公为儒家心目中的圣贤,龙昌期居然斥责周公为“贼人”,在当时,这是毫无疑问的“渎圣”言论。

一些正统的翰林学士很愤怒,向宋仁宗报告了他们的看法:“观其(龙昌期)穿凿臆说,诡僻不经,甚至至毁誉周公,疑误后学,难以示远。乞下益州毁弃版本。”这些翰林学士要求撤销龙昌期的教职,并销毁他的著作。

然而,翰林院“未闻朝廷卓然有所施行”,反倒听到皇帝加赐龙昌期“五品章服及绢百匹”的消息,这下翰林学士们更是怒火冲天,知制造刘敞立即上了一道火药味很浓的“论龙昌期学术乖僻疏”:龙昌期之书,亵渎圣贤,要是放在从前,早已像少正卯那样被诛杀了(但“孔子诛少正卯”是否确有其事,历朝都有人质疑,许多学者相信那是法家栽赃给孔子的)。现在陛下“纵昌期之妄而不诛,乃反褒以命服,厚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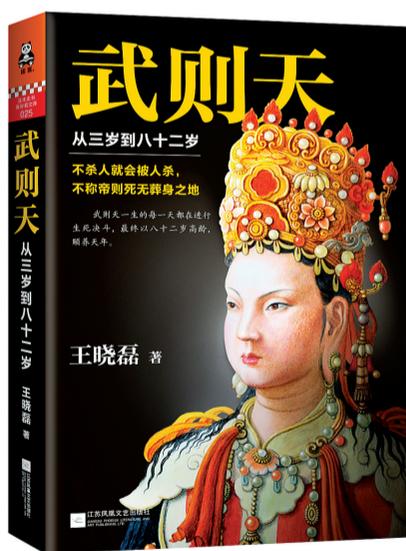
重币,是非贸乱,沮劝颠倒,使迷国之计行于侧,而非圣之俗倡于下,臣窃为陛下不取也”。

不过,宋朝的士大夫还不至于杀气腾腾,刘敞虽然话说得狠,但实际上无诛杀龙昌期之意,只是要求皇帝追还赏赐龙昌期的诏书。刘敞说,如果不追回诏书,说明皇上坚持相信龙昌期是国之贤能,也就说明我刘敞“蔽贤而害能”,那么请陛下治我等之罪。这差不多是在要挟宋仁宗了。当时的文坛领袖,翰林学士欧阳修也认为,龙昌期“异端害道,不当推奖”。台谏官也上书“交攻”。不过,从刘敞疏中“执政不能谨重政体”“藉人情卖弄国恩”等话语来看,当时的执政官是同情龙昌期的。

正在众说纷纭之际,年迈的龙昌期跑到登闻鼓院递状自辩,并“还纳所赐”,辞职回乡。这场由渎圣言论引发的争端,因为龙昌期有尊严地退让,终于平息下来。

在回川路上,龙昌期途经洛阳,去拜见提携他的文彦博。文彦博向龙昌期表达了歉意,又说:“朝廷方崇尚周孔之教,而先生非之,故至此耳。”龙昌期说:“某何尝非孔子,但非周公耳。”文彦博说:“亦足矣。”

(摘自《生活在宋朝》吴钩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) (本连载完)



武皇一生
生死决斗

媚娘笑了——我应该是这样的才对!

她轻轻抚摸着《女则》,不禁畅想:我一定会像邓绥一样,由普通嫔妃起家,日益受宠,最后晋升皇后,母仪天下,成为大唐最幸运、最荣耀的女人。我与皇帝举案齐眉、相得益彰,就像文德皇后一样,我读懂了她的书,将来一定会成为她的继承者……

刚想到此处,媚娘的笑容又凝固了——这部书后宫嫔妃人人皆有,连寻常宫女也在诵读。

53 为什么皇上不带我

“我与她们不同。”媚娘面对孤灯怔怔出神,不经意间自言自语,“他向我吐露了那么多心事,还承诺给我一个家……他对别人没有过……”

“才人有何吩咐?”朱儿听见她说话,轻轻凑近纱帐。

“哦,没什么。”媚娘什么都不想说。朱儿好心劝道:“夜深了,您快休息吧。抄书的事不急,您天天熬夜,留神熬坏了身子。”

是啊,该歇歇了,胡思乱想有何用?即便抄完二十遍《女则》,还不知又有什么差事等着呢,如今连皇帝的面都见不到,学这些有什么用呢?

罗衾铺就,孤灯熄灭,媚娘静静躺下。不知是否时逢十五,月亮格外圆,恰如玉盘悬于天空,皎洁的月光洒满院落,也从窗子倾泻进屋子,直至纱帐前。

夜已经深了,四下寂寂,连喧闹一整天的知了都不叫了。媚娘依旧没有睡意——好一个月圆之夜!就跟在洛阳侍奉天子的头一个夜晚一模一样,屈指算来,不到一年光阴,却像上辈子一样遥远。

天子的恩宠仿佛被纱帐阻隔的月光,朦朦胧胧、似真亦幻,看得见却摸不到,近在咫尺又远在天涯。究竟何日能解相思之苦?自从陪他度过那三个夜晚,媚娘便觉得自己的身体有了奇妙的变化,似乎开始渴望那双粗壮的大手,渴望那针刺一般的胡须在她鬓边厮磨,

甚至会梦到那个男人压在她身上,一切从痛苦开始,而这种痛苦现在却成了她的渴望,使她脸红,使她燥热,使她忘记羞耻,使她情不自禁陷入癫狂……

媚娘辗转反侧,终不能入眠,唯有呆呆注视着屋顶,等待困意将她淹没。夜已三更,万籁俱寂,一阵低沉的话语传入她耳中。

“姐姐,你睡着没?”这是碧儿的声音。

“唉……气闷得很,睡不着。”朱儿轻轻答道——二婢睡在厢房内,媚娘本无意偷听她们的私语,只是天气炎热,所有门窗都敞着,故而听得清楚。

朱儿似在半寐半醒间,声音甚是倦怠:“才人这会儿八成睡熟了,你也快睡吧,明早还要伺候她呢。”

碧儿打了个哈欠:“反正万岁不在宫里,淑妃也没兴致多管闲事,早起晚起有何打紧?我听皇城那边的宫女说,皇上此去恐怕没个一年半载回不来,除了西巡,还要去庆善宫、九成宫……”

“那是什么地方?”朱儿轻声问。

“庆善宫是皇家未发迹之前的旧邸,后来改为行宫别馆;九成宫就是先朝的仁寿宫,听说可漂亮呢!”

朱儿的话中充满向往:“若能跟去开开眼,该有多好!”

“你以为那就是寻欢作乐?我听那些宦官私下念叨,吐蕃有侵犯我朝之意。皇上可能再度向西用兵,此番西巡

实是布置兵马,与李世、侯君集等将商议战略。”

“唉!万岁这一去,只苦了咱们主子,除了抄书就是唉声叹气!”

碧儿忽然压低声音,媚娘屏息凝神还是能隐约听见:“皇上这次并非单独出巡,他把杨婕妤带走了。我都没敢告诉咱们主子,她若是知道了还不打翻醋坛子?”

媚娘陡然一惊——难怪这两日不见杨婕妤,原来她跟皇上走了。为什么?皇上为什么带那个窝窝囊囊的哑巴,却不带我?

(摘自《武则天:从三岁到八十二岁》王晓磊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) (本连载完)

由于2016年《洛阳晚报》版面调整,《独家连载》版的文章将移至微信连载。请扫描下方二维码关注“晚报副刊精读”官方微信,欣赏更多精彩内容。请关注2016年最新连载:文化悬疑小说《兰亭序密码》。



晚报副刊精读